

这部描写妓女生涯的长篇小说曾被攻击为淫书。它一问世，立即“轰动了整个俄罗斯”。美、英、德、法等许多国家争相翻译出版。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各色人等玩弄妓女的恶毒手段，塑造了一个个令人同情的不幸女子的形象。

俄国妓女辛酸史

火坑

〔俄〕库普宁著

〔中〕张 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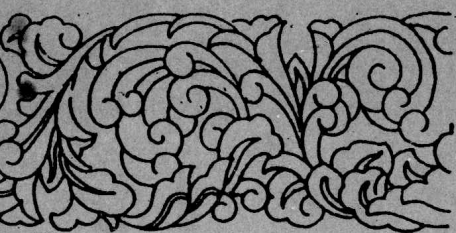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全译本)

伟大的愤怒之作

〔俄〕库普宁著

〔中〕张 华译



火 坑

俄国妓女辛酸史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 新登字 004 号

火 坑
俄国妓女辛酸史

著 者 (俄) 亚·库普宁
译 者 (中) 张 华
责任编辑 毕 其
装帧设计 文 等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80506—379—6/I·132

定价：12 元

内容简介

俄罗斯著名作家库普宁描写妓女生涯的长篇小说《火坑》，曾经被一些人攻击为淫书，但公正的读者和评论界一致赞扬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伟大的愤怒之书”，是“撼人心弦”和“震动了社会”的作品。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整个俄罗斯都在谈论《火坑》”。英、美、德、法等许多国家争相翻译出版。

小说共分三卷，着重描写一条妓院街上不同等级妓院里不同类型的妓女的痛苦生活。作者根据在基辅搜集得到的素材，以敖得萨和彼得堡为背景，把“大都市腐烂的脓疮”、把“比战争和瘟疫更可怕的卖淫现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纯朴姑娘如何沦为娼妓，走上自我毁灭道路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各色人等玩弄妓女的丑恶嘴脸和狠毒手段，塑造了一个个令人同情的不幸女子的形象：有尚未失去尊严的叶尼娅，有濒临精神错乱的帕沙，有心直口快而天真幼稚的尼娜……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全书，直透人物心灵的表现技巧令人叹服。

卷首語

我知道，許多人會認為這部
小說是色情的和傷風敗俗的，然
而我還是誠心誠意地把它獻給
母親們和青年們。

亞·庫普寧

1

很久以前，那时还没有修筑铁路，驿车作为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穿行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近郊，世代住着驿车夫，他们中有官家的，也有个人单干的。由于这一原因，整个这一地区就叫做亚姆斯卡亚镇——“驿车夫镇”，或者就叫亚姆斯卡亚、亚姆卡，或者干脆叫亚玛^①。后来，当蒸汽机车取代了马车载客运货时，这剽悍的车夫世家便渐渐失去了豪横的派头和素有的好汉威风，转入其他行业，分崩离析了。然而事隔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亚玛镇还声名狼藉，人们依然把它看成寻欢作乐、醉汉成群、滋事斗殴和夜间不无危险的地方。

不知怎么，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在那些历史悠久的旧址上，在以前那些脸颊绯红、活泼伶俐的士兵妻室和体态丰腴、眉毛漆黑的亚玛镇寡妇们暗地里出售私酒和出卖色情

^① 亚玛：俄文原词译音，意为“坑”、“火坑”。

的地方，渐渐发展起公开的妓院。这些妓院都是经当局批准、由政府机构监督和受特定法规严格制约的。到十九世纪末，亚玛镇的两条街——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的两侧，便全被妓院占满了。私人的房屋剩下不过五、六幢，即使这些房屋也开设了小饭馆、啤酒店和杂货铺，以满足亚玛镇卖淫生意的需要。

在所有三十多家妓院里，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几乎全都一样，只是收费高低以及相应的一些表面细节有所不同，如妓女的漂亮程度，衣着的讲究，房间的豪华和家具的阔绰等等方面略有差别。

最阔气的一家是“特列佩利亚”妓院，亦即大亚玛街口左侧第一幢楼房。这里原来是一家旧商行。现在的业主完全不是这个姓了，他是市自治会议员，甚至还是参议会成员。这是一幢两层楼房，绿白两色相间，属于那种冒充俄罗斯的、不地道的罗佩特建筑风格^①，房脊上有马头形雕饰、门窗框上有刻花的贴脸，除此还有公鸡、带木刻花边的木面巾等雕饰；楼梯上铺着带白色条纹的地毯；前厅里立着熊标本，它那伸出的爪子托着盛来宾名片用的木盘子；舞厅里是镶木地板，挂着厚实的紫红色绸窗帘和透花纱窗帘；沿墙摆着镶金的白色椅子，挂着带金框的镜子；有两间小客房，里面有地毯、沙发和锦缎软凳；卧房里挂着天蓝色和粉红色的吊灯，床上是绸面被子和洁净的枕头；妓女们身穿袒胸露肩的用毛皮镶边的舞会服装，或者化装成骠骑兵、贵胄军官生、渔家姑娘、女中学生等等。她们中大多数是来自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

^① 系俄国名建筑师伊·巴·罗佩特（伊·尼·彼得罗夫的假名，1845—1908）所设计的一种古俄罗斯建筑风格。

火 坑

日耳曼妇女，身材高大、肌肤白皙、乳房发达，颇具姿色。在特列佩利亚妓院嫖一次收三卢布，嫖通宵是十卢布。

嫖一次两卢布收费的有三家，即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妓院、“旧基辅”妓院和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它们稍为普通和简陋一些。大亚玛街上的其他一些妓院都是一个卢布的标准，那儿的陈设就更差了。而光顾小亚玛街上妓院的大多是一些大兵、小偷、工匠和一般来说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那儿是五十戈比一次或者更少，里面脏乱不堪，陈设极少：厅里的地板翘曲，表面剥蚀、不平滑，窗户上挂的是一块块大红布；卧室恰似牲口棚中的一间间单马栏，用很薄的不到屋顶的隔板相互隔开，这一间小房间里发出的声响，在旁边的小间里，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床上，在歪扭的草褥子上面胡乱铺着床单和被子，床单揉得皱皱巴巴，因使用很久而变得发黑，上面破洞和污迹不少，绒布被也是破旧不堪；屋里充满酸臭味儿和烟气，并夹杂着酒味儿和令人作呕的难闻气味儿；那里的妓女们大多穿印花布衣服或者水兵服装，大部分人都嗓音嘶哑或带难听的鼻音，鼻子半塌，脸上还留有头一天挨打和被抓伤的痕迹，用蘸上吐沫的红色香烟盒来涂抹脸蛋。

一年四季，每天晚上——除了复活节前一礼拜的最后三天和报喜节的前一天，逢这些日子小鸟不筑巢和剪了发的少女不编发辫——刚刚暮色四合，每个妓院门前，挂在四坡顶的刻花大门上面的红灯就点亮了。街上象过复活节一样热闹：所有的窗户里都灯火通明，提琴和钢琴的欢乐声透过玻璃传了出来，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妓院的大门无一例外地敞开着，从街上就能看到门里：陡斜的楼梯、楼梯上面狭

窄的走廊、白光闪烁的带多面反射镜的挂灯、前厅里挂着瑞士风景画的绿色墙壁。数以千计的男子沿着这些楼梯上上下下，直到第二天早晨为止。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寻找感官刺激的、半衰老的流着口涎的老头儿，几乎还是孩子模样的军校学生和一般中学生，大胡子的家长，可敬的戴金丝边眼镜的社会栋梁，新婚的男子，热恋中的未婚夫，名震遐迩、受人敬重的教授，窃贼，杀人犯，自由主义的律师，严峻的道德维护者——教师，进步作家——雄辩论述男女平等的文章作者，密探，间谍，逃犯，军官，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卖身投靠的假爱国主义者；羞怯的和蛮横的，有病的和健康的，初次接近女人的雏儿和由于放荡过度而伤了元气的老淫棍，眼光炯炯的美男子和被大自然凶狠地毁损了容貌的丑八怪，聋哑人，盲人，塌鼻子的人，浑身肥肉、满嘴臭味、走路颤颤巍巍、头已谢顶、满身虱子的大腹便便者，似有痔疾的猢猻模样的人。他们进来很随便，无拘无束，就象步入餐厅或车站一样，他们坐下来，抽烟、喝酒，慌忙装出高兴的样子，跳舞时身体做出一些模仿性行为的下流动作。他们有时仔细而长久地进行挑选，有时草率而匆忙地随便选上一个，他们事先知道，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绝。他们急不可耐地预先付钱，随后便在尚留有前一个嫖客余温的公共床铺上，迫不及待地干起世上最伟大最美妙、孕育着新生命的那件神秘的事情。那些妓女们淡漠地做好准备，用千篇一律的话语和素有的机械式的职业动作去满足他们的情欲，促使他们尽快的完事，以便在同一天晚上，继他们之后，再用同样的话语、媚笑和姿态去接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十个客人，那些嫖客往往已在公共大厅里排队等候了。

整个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快到破晓时亚玛镇才渐渐静寂下来，等明朗的清晨到来时，它已空荡无人，沉入了梦乡，家家户户紧闭，护窗板严封。而临近黄昏时，妓女们醒来，又作下一夜的接客准备。

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在妓院的客房里过着不正常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她们被社会抛弃，受家庭诅咒，这四百名愚蠢、懒惰、歇斯底里和无生育力的女子是社会上强烈性欲的牺牲品，是城市中过剩性欲的排泄口，是家庭名誉的维护者。

2

下午两点。在二等妓院的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里，一切还都沉在梦乡。正方形的客厅里挂着镀金边框的镜子，沿墙整齐地摆着二十多把长毛绒椅子，墙上挂着马科夫斯基的石油油画《贵族宴会》和《沐浴》^①，中央挂着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眼下这一切也都在沉睡，在静谧和半明半暗中它们看上去仿佛异乎寻常地严肃、莫名地忧伤和陷入沉思。昨天这里，象每天晚上一样，灯火通明，乐声大作，蓝烟缭绕，一对对男女扭摆着屁股，高甩腿脚在疾速飞舞。一家家大门上的红灯和窗子里透出的灯光把整条街照亮，人声、马车声喧腾不已，直闹到早晨。

^① 马科夫斯基，康斯坦丁·叶戈罗维奇（1839—1915）——俄罗斯画家。这里指他的名画《贵族的婚宴》（1883）和《鱼美人》（1879）。

现在街上阒寂无人，在夏日阳光的辉耀下，大街得意洋洋和兴高采烈地闪射着光芒。然而客厅里所有窗帘都垂挂着，因而显得晦暗阴凉，尤其令人产生一种孤独感，如同白昼置身于空荡荡的剧院、练马场和法院里一样。钢琴那翘曲、乌黑而光滑的侧面闪着微光，使用年久而磨损发黄的、有麻点缺口的琴键发出柔光。凝滞不动的空气里还保留着头一天的气味，能闻出香水味儿、烟味儿、不住人的大房间的酸潮味、不健康和干净的女人身上的汗味儿、香粉味儿、香皂味儿和头一天打上的黄色地板蜡的尘埃味儿。这些气味里还混杂有异常迷人的枯萎的沼泽地青草味。今天是一二一^①。按过去的习俗，妓院侍女趁她们的小姐还在睡觉的时候，一大早就从市场上买回一车苔草，把这又长又粗、踩上去咯吱作响的草撒遍走廊、客房、客厅等各处。她们还在所有圣像之前点上长明灯。按传统习惯妓女们是不许干这事的，免得亵渎圣物。

看管院子的人用两棵砍下的小桦树来装饰俄罗斯风格的雕花大门。其他妓院也都一样，在门廊、栏杆和大门旁，在其外侧装饰着叶儿稀疏凋萎、细长泛白的树干。

整个楼里寂静、空荡和死气沉沉。听得见厨房里为准备午饭做肉饼的剁肉声。一个叫柳布卡^②的少女，光着脚，穿一件衫衬，裸露着胳膊走出房间，来到内院，她脸上有雀斑，长得并不好看，但结实、鲜艳。昨晚她只接了六个临时客人，没有人留下过夜，因而她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在宽敞的床上甜美地睡了一觉。她十点钟便早早起来了，兴冲冲地帮

^① 指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② 昵称，即柳芭。

助厨娘擦洗了厨房的地板和桌子。眼下她正用切剩的碎肉头儿和筋肉喂一只用铁链拴着的名叫阿穆拉的狗。这只大狗棕黄色，毛又长又亮，鼻脸是黑的。它时而扬起前爪扑向姑娘，挣紧链子，憋得气喘，时而焦躁不安，晃背摇尾，把脑袋弯向地面。皱起鼻梁，露出牙齿象微笑，尖声吠叫，兴奋得连连打喷嚏。而她呢，一面用肉逗弄它，一面佯装严肃地对它喊着：

“喏，你这蠢货！我要收拾你！你敢咬我？”

然而她为阿穆拉的激动和亲热，为自己对狗的短时的统治权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使她高兴的还有夜里没有男人与她过夜，她睡足了觉，还有这三一节，勾起她对童年朦胧的回忆，还有她很少见到的这阳光灿烂的白天。而使她最高兴的是，昨晚的六个嫖客中，有一个雏儿，那孩子看上去像是个中学生，凭经验柳芭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还从来没有和女人玩过的雏儿，看到他那手脚无措的样子，柳芭感到兴奋极了，她帮助他脱掉了衣裳，引导他进入自己。然而，他就象蜻蜓点水一样马上就不行了。

当柳芭还想再帮助他来第二次时，他已经慌慌张张穿上裤子，红着脸跑出去了。

夜间客人都已陆续离去。最安静的办公时间已经到了。

房间里男女主人们喝着咖啡。这一伙人总共是五个。真正的女主人叫安娜·马尔科夫娜，这妓院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她年近六旬，个子很矮，却圆乎乎、胖墩墩的。你可以把她设想成从下而上的三个软绵绵的凝成冻儿的球——大的、中的、小的，它们互相挤紧，不留缝隙，这三个球就是她的裙子、上身和脑袋。奇怪的是她的眼眸呈暗淡的浅蓝色，

象女孩子甚至象儿童的眼睛，可是嘴显得老相，紫红色的湿润的下嘴唇无力地耷拉下来。她的丈夫伊赛·萨维奇也个子很矮，头发斑白，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儿。他对老婆惟命是从。早在安娜·马尔科夫娜在这家妓院当女管家的时候，他就是这儿的看门人。为了做一个有点用处的人，他便自学拉提琴，如今每到晚上就奏一些舞曲，同样也为那些借酒浇愁的纵情作乐的店员们奏感伤的乐曲。

还有两个是女管家，一个年纪大些，一个年轻些。年纪大些的叫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她身材高大。体态丰满，栗色头发，四十六岁光景，肥大的下巴分成三层。她眼圈发黑，似有痔疾。脸庞由前额往下直到脖颈渐渐扩大，呈梨状，土黄色，眼睛小而黑，鹰钩鼻，嘴唇抿得很紧，脸上一副镇静而威严的表情。妓院里谁都心里明白，过不了一、两年，安娜·马尔科夫娜就要退休，把这妓院连同全部权力和家具一齐卖给她。对方一部分给现钱，另一部分按期票分期付款。那些姑娘们对她如对老板娘一样尊重，并敬而远之。对犯了过错的人她亲手打，打得很狠。她冷酷而又谨慎，打人时面不改色。姑娘们中总有她特别垂青的红人儿，她以自己那苛求的爱和幻想的嫉妒去折磨她。这要比殴打还厉害得多。

另一个叫佐霞。她刚从一般的小姐们中摆脱出来。姑娘们暂且还阿谀和亲昵地称她为“小管家”。她清瘦，性情浮躁，稍稍有点眼斜，面颊绯红，小巧髻曲的发式，对演员推崇备至，尤其是对胖乎乎的喜剧演员。在埃玛·爱德华多夫娜面前，她惟命是从。

最后，第五个是本区的警察分局长克尔别什。他体壮有如大力士，头发有点秃，一把扇形的棕黄色胡须，一对蓝蓝

的半睡不醒似的眼睛和有点嘶哑但却悦耳的轻柔的嗓音。众所周知，他以前在侦缉处做事，他那惊人的膂力和审讯的残酷每每使地痞流氓胆战心惊。

他曾干过某些丧尽天良和见不得人的勾当。全城无人不知，他两年前娶了一个有钱的七十岁的老太婆，可去年他把她勒死了，然而这案子不知怎么却悄悄了结了。而其余四个人在他们那五光十色的生活中也同样有这样那样的丑事。然而，就象往昔好决斗的人想到自己的牺牲者时毫不感到良心有愧那样，这些人把过去的丑闻和血腥勾当视为职业上不可避免的愉快的区区小事。

他们喝着咖啡，咖啡里加进了很浓的炼乳，警察分局长还喝别尼迪克丁酒^①。其实他并没有怎么喝，只是做出一种客客气气的样子罢了。

此刻，他们正在商讨妓院里一位妓女的事性。

“究竟怎么样，福马·福米奇？”老板娘讨好地问道，“这点区区小事连个吃空的鸡蛋也不值……要知道，只需要您一句话……”

克尔别什慢吞吞地把半杯蜜酒吸进嘴里，用舌头把那油亮而辛辣的烈酒沿着上腭微微活动活动，再把它咽下去，不慌不忙地又喝了点咖啡，尔后用左手的无名指左右地捋捋小胡子。

“您自己想一想吧，沙伊别斯太太，”他盯着桌子说道，两手一摊，眯起眼睛，“您想一想，这事我要担多大的风险啊！这位姑娘是被人用欺骗手段拐进这……怎么说呢……喏，一

^① 一种法国蜜酒。

句话，用高雅的说法是，进了这‘青楼’。眼下她的父母正通过警察局在搜寻她。好，太太！她从一处落到另一处，从第五处落到第十处……最后找到了您这儿，而主要的是，您想一想，是在我的分区里！我有什么办法呢？”

“克尔别什先生，她可是已经到了成年的岁数呀！”老板娘说。

“她到了成年，”伊赛·萨维奇证实说：“她也签了字，承认是情愿的……”

埃玛·爱德华多夫娜深信无疑地、冷冰冰地说，声音低沉：

“一点不撒谎，我们这儿把她都当亲生女儿看待了。”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警察分局长抱憾地皱起眉头，“您也得考虑一下我的处境……要知道这是公务。上帝啊，即使没有那事，麻烦也够多的啦！”

老板娘蓦地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鞋子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她那呆板、暗淡的浅蓝色眼睛对警察分局长使着眼色，一面说：

“克尔别什先生，我请您过来看看我们的间壁。我们想稍许把房间扩大些。”

“啊——！我很乐意……”

十分钟后，他们两个回来了，彼此谁也不看谁。克尔别什的手在口袋里把一张一百卢布的新钞票弄得卡卡响。关于被诱拐的女孩子的话题就此没有再提起。

警察分局长急冲冲地把别尼迪克丁酒喝完，抱怨目前风气的败落：

“就说我那念中学的儿子帕维尔吧，这小子，回到家来就

说：‘爸爸，同学们骂我，说你是警察，你在亚玛干事，受妓院的贿赂。’喏，沙伊别斯太太，看在上帝的面上，您说这不是混账吗？”

“唉！……哪有什么贿赂……我这儿也……”

“我对他说：‘滚，你这混账东西，去跟校长说，这类事情不许再发生，不然爸爸就要到边区司令那里去告你们大家。’您想后来怎么样？他又到我这儿来，说道：‘我不再是你儿子了，你再去找个儿子吧。’这算什么话！好吧，我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喔唷！现在他不愿意跟我讲话了。哼，我还得收拾他！”

“唉，别提啦，”安娜·马尔科夫娜叹气说，她那紫红的下嘴唇耷拉了下来，暗淡的眼睛变模糊了，“我们的别尔托奇卡——她在弗莱舍尔中学念书——我们有意识地把她搁在城里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您知道，终究还是不行。那次她从学校回来讲出的那些话和作出的那种表情，简直使我羞红了脸。”

“一点不撒谎，安娜奇卡真是羞得脸通红。”伊赛·萨维奇证实说。

——“羞得脸通红！”警察分局长热烈地附和着说，“是，是，是啊，我理解您。可是，上帝啊，我们在往哪儿走！究竟在往哪儿走呢？我问您，这些个革命者和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啊，或者……怎么称他们呢……他们到底要达到个什么目的？让他们去抱怨自己吧！普遍地腐化，道德败坏，不敬重父母。应该把他们统统枪毙。”

“前天我们这儿就出了这么一件事，”佐霞贸然插嘴说，“来了一位胖胖的客人……”